

大使館提醒:在國外過海關時摸手機將被關小黑屋!

前段時間,很多中國同胞在國外過海關的時候突然莫名其妙被扣被攔。輕的,罰款:幾百歐元,幾百美金,幾百澳元等等當地的貨幣重的,關小黑屋直接遣返!

原因竟然是:“過海關的時候,機場監控看到你掏手機了!!”過海關掏手機,會被抓被遣返嗎?

之前嚴不嚴不清楚。但現在今天的信息很明確:會!會被抓!

這里有個誤區:不僅僅是過海關的時候。只要牆上貼上這張紙。這個區域內,你都不能掏手機打電話,拍照發朋友圈等等都。不。行。

無論大人小孩!撞槍口上很難脫身爲什么?怎么就拿個手機就要被抓沒有解釋,不解釋。有些國家有立法,有些國家連立法都沒有。但是最近突然越來越多的機場就這樣操作了。民間說法是這樣的:

@Adrienne Sasson: 最顯而易見的原因就是:安保。首先,海關工作人

員不想輕易讓通關區域的照片曝光,不讓用手機相機就能減少照片曝光的可能,也能減少安保人員照片曝光的可能性。其次,手機可以被用來引爆炸彈,也能用來向已經進入安全區域的人發送信號實施犯罪。

寫在最後:

如果你的家人,朋友。尤其小孩不知道這個事。會很要命。萬一機場安保把你當恐怖分子呢,你語言不好還說不清...

你我同胞咱們都苦出身,在國外靠汗水辛苦打拚掙點錢開個店,拿個身份真的不容易。千萬千萬別因爲這種事情,惹上麻煩。

請讓咱們更多同胞,父母,小孩看到這個事情。



中餐館里長大的華二代 個個身上都有難以癒合的創傷…

那些“外賣兒女”,之所以那么早懂事,是出自對家庭、對父母的愛。

中華美食是世界飲食中獨具特色的一類,如今更是隨着全球化的發展推廣到世界上無數個角落。可以說如今有華人的地方,就會有中餐和中餐外賣。比如在如今的英國,無論是大都市還是小村鎮,想要找到一家中餐外賣對任何人來說並不是一件難事。

通常情況下,這些中餐外賣店,都是由一戶戶的華人家庭經營的。老闆可能是幾十年前從中國跨越千山萬水來到英國的移民。他們白手起家,用心經營生意,在新的國度從零開始建立自己的生活。

最近,BBC 故事頻道採訪了一群“中餐店二代”:他們是這些中餐店老闆的孩子,他們從小近距離感受父母的辛勞,不得不比別的孩子更早懂事;他們努力幫助父母經營生活,卻難免還是會遇到誤解和歧視;他們是媒體眼中的特別的“外賣兒女”。

還是小孩子時,我們就有了自己的工作

這次採訪是以聚餐的方式進行的,同樣是華裔的主持人 Elaine 邀請了五位都是“外賣兒女”的小夥伴,一起在圓桌上吃中餐。

餐桌上的菜都是大家熟悉的“中餐外賣”菜肴,幾乎在座每個人家的飯店里,這些菜都在菜單上都有爲了方便點餐的對應編號。

這群“外賣兒女”即使已經長大成人多年,依然能記起每道菜在自家餐廳彩蛋的編號。

開席後不久,主持人問名叫 Kaz 的女生:

“你大概是多大開始在外賣店里幫父母幹活的?”

Kaz 想了一下,回答說“大概 6-8 歲時就開始了吧,會在店里幫父母洗洗東西之類的。”

而其他人的答案,也都和 Kaz 差不多:作爲中餐外賣店老闆家的孩子,從 6、7 歲開始他們就已經幫助父母洗洗刷刷。

片子里的出現小朋友相關的影片都是拍攝演繹而成

雖然當時的他們可能個子還不夠高,需要墊着小板凳才能夠得着水槽。

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們作爲父母的小助手,在店里忙前忙後。

再大一點後,他們會開始接觸一點更有技術難度的工作。比如,幫父母打包已經做好的菜肴。有時候,因爲菜會特別燙,父母也會多叮囑幾句。

但是這種任務,會讓他們覺得“自己又長大了一點,又能多承擔一點工作了”。

所以即便經常因爲菜太燙,手指燙得嗷嗷叫,他們也覺得很自豪。

等他們長到 15、16 歲時,基本上就會開始幫父母送外賣。

當時的手機地圖可能沒有那么方便,出門也不會把整張大地圖帶走,所以他們需要自己熟悉城市的各個角落。

記地圖,也慢慢成了他們的必修課。

這樣的經歷,對於和他們同齡的英國本土小孩來說可能非常罕見,但是在華人家庭卻似乎很正常。

他們的父母,大多都是在 1960-1970 年代從中國香港移民到英國的華人。

來到英國沒有任何基礎的他們,往往都是通過經營中餐館來養活自己和家人。

努力工作、努力賺錢,爲自己和家人在陌生的國度拼出一個安穩的家,相比于當地人,當然也會過得更加辛苦。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生和長大的孩子們,從小見證了父母的辛勞,自然而然地會變得比一些同齡孩子更懂事。

6、7 歲的他們,可能放學後不是去和其他小朋友玩,而是在店里幫父母洗碗、削土豆、剝蝦子、準備外賣。

又或者因爲父母沒時間陪他們在家做功課,他們就自己在店里找個地方寫作業。

店里總有干不完的活,但小小年紀就能幫父母分擔一些辛苦,他們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如今,當他們回憶起兒時的經歷時,都非常感慨。

他們之所以那么早懂事,變得勤快能幹,並不是被父母逼着心不甘情不願地在做,而是出自一種很自然的對家庭、對父母的愛。

每個外賣兒女,都有個被燙傷的故事因爲有着相似的家庭,所以他們也有着相似的童年。

比如,Cafie 就說了一件大家小時候都經歷過的事兒:“那時候,我常常希望有人不小心點錯外賣。

這樣爸爸媽媽就會把那份多餘的外賣留給我們自己吃。”

Kaz 也提到另一件開心事兒:“因爲家里是做中餐外賣的,所以每年學校過聖誕節時,大家都要帶着食物去學校分享,我總是那個帶蝦片的小孩。

在大家都是帶什么香腸捲兒之類的時候,我作爲那個蝦片小孩就特別受大家歡迎!”

不過,也不是每件共同經歷都是那么開心快樂的。

比如,大家都經歷過“被燙傷”的事情。

有時候,可能是需要幫父母炸土豆,被油濺到燙傷了。

有時候,可能是被高溫的鍋蓋砸到手了,有時候,可能就是還沒有掌握好烹飪的訣竅就開始幫忙做飯了,“當我作爲一個孩子剛開始學炸魚時,其實有很多地方還不是很懂。

魚是不能直接平着丟到 300 多度的熱油里的,一定會濺到自己。

炸土豆也需要技巧,不能一點點倒進去,而是要整個一大盤一下子都放進去。”

這些都是他們一點點從各種嗷嗷叫的燙傷中慢慢積攢到的經驗,也都爲了這些經驗哭過叫過害怕過。

如果說被燙傷還是身體上的“不愉快”,另



一件共同的不愉快的經歷,就是沒辦法和小夥伴們玩耍。

這些外賣兒女們都經歷過那種“朋友路過店門口叫我去玩,但是我不能去因爲要幫助父母”的遺憾。

即便是大家都在玩的周五晚上,他們也有自己的“工作”。

作爲天生就愛玩的小孩子,這種遺憾雖然是不說是“驚天動地痛徹心扉”,但也是很難忘記的。

尤其是當回到學校,大家都在討論昨天去哪家玩的好開心時,自己只能裝作不在意地說,沒辦法我有事情要做嘛。

畢竟有了對比,就更有失落感。

來自陌生顧客的奇葩問題:你願意嫁給我嗎?

接下來他們聊起的一個共同經歷,乍一聽讓人有點難以理解:基本上每個在家里外賣店

美方稱中國要求企業配合開展竊密行爲 中方表態

2 月 18 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問:16 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慕安會上發表講話稱,美國一直向其安全夥伴明確指出華爲及中國其他電信公司構成的威脅,因爲中國法律要求這些企業允許中方安全部門訪問其網絡或設備所接觸到的所有數據。另外,近期美方的其他一些人士也多次指責中國的《國家情報法》,特別是該法第七條,稱根據該法,中國企業將配合中國政府開展竊密行爲。你對此有何評論?

對此,耿爽做了四點回應:我們注意到彭斯副總統的有關表態,也注意到了美方有關人士近來多次發表類似言論。對美方有關說法,我想說明幾個事實:

第一,美方有關說法是對中國有關法律的錯誤和片面解讀。中國《國家情報法》不僅規定了組織和公民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的義務,同時也規定了國家情報工作應當依法進行、尊重和保障人權、維護個人和組織合法權益的義務。同時,中國其他法律對於保障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包括數據安全和隱私權

工作的華人小孩,都會遇到一些陌生的奇怪的客戶,說一些“你願意嫁給我嗎”“願意和我出去約會嗎”之類的話。

比如,Cafie 清楚地記得自己 16 歲時的經歷:“在我 16 歲時,有個男人直接走進店里來問我,能不能嫁給他。我說不能。他問爲什么。

我說:因爲我才 16 歲啊我不能結婚!”



作爲男生,Jhen 也遇到類似的事情:“當我也差不多 16、17 歲,在家里餐廳忙前忙後時,遇到過三個奇怪的女客人。

她們大概 35-40 歲的樣子,然後試圖一直叫我的名字,和我寒暄。

我只能客氣兩句,說些不好意思我有點忙之類的。

然後我就聽到了一個女人感慨說:“哦天,如果我年輕個 20 歲的話,我一定要拿下他!”

Jhen 聽到後覺得尷尬極了,於是迅速躲到了後廚,直到她們走了才敢出來。

接到種族歧視的客人電話:喂,你們送狗肉外賣嗎?

作爲小地方少數華人,他們當然也遇到過無數帶有種族歧視觀點的客人。

有時候,他們可能是打電話過來,故意說一些“我聽不懂你的英語,找個會英語的人來接電話”這樣的話;有時候,他們可能是會故意來問前台:“喂,你們賣狗肉吧?”

有時候,甚至會故意欺負一向喜歡和氣生財、不願意惹是生非的老闆們。

比如,Jhen 記得在十多年前,曾經有兩個客戶莫名其妙來店里挑事兒。

他們假裝聽不懂 Jhen 父親要他們結賬的話,甚至在後面還出手打人,扇了 Jhen 父親一耳光。

作爲一個孩子目睹了這一切,Jhen 感到非常難過、氣憤、委屈。

他第一次覺得自己是那么無助,那么弱小。

其他入也和 Jhen 一樣有類似的感受。在十多年前,英國的華人常常受到歧視。

很多人對華人有一種刻板印象,覺得他們弱小、不會反抗、非常消極。

所以不管怎么欺負,也不會出什么大事兒。華人們講禮貌、以和爲貴的品質被當做懦弱的表現。

或許對於習慣了中國文化,對關於英國種族歧視言論不敏感的父母們來說,他們聽不出來這些客戶講的話里面,有種族歧視的意思。

但作爲從小接受英國教育的外賣兒女們,他們能夠很快地分辨出來,哪些人是善意的玩笑,哪些人是刻意侮辱。

一方面,他們心疼自己的父母不得不爲了生活承受這一切,另一方面,也慶幸父母沒有自己这么敏感,不忍心和他們挑明這些道理。

對他們來說,聽不懂那些含沙射影歧視他們華人身份的話,並不能算一件壞事,至少不用像孩子們那樣心里難過。

利等,也作出了許多規定。這些規定都適用於國家情報工作。美方對此應該全面、客觀理解,而不應斷章取義,片面、錯誤理解。

第二,以立法形式維護國家安全,要求組織和個人配合國家情報工作是國際通行做法,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五眼聯盟”國家以及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均有類似的規定。

第三,中國政府一貫要求中國企業在國外開展業務時要嚴格遵守當地法律法規,這一立場不會改變。中國一貫堅持相互尊重主權、平等互利等國際法基本原則。中國憲法和相關法律對此均有體現。基于這一原則,中國一向明確反對別國繞過正常合作渠道,單方面適用其國內法,強迫企業和個人向其提供位于中國境內的數據、信息、情報等做法;同樣,中國沒有也不會要求企業或個人以違反當地法律的方式、通過安裝“後門”等形式爲中國政府採集或提供位于外國境內的數據、信息和情報。

第四,美方及其個別盟友在此問題上搞雙重標準,混淆視聽,實質是爲打壓中國企業的正當發展權利和利益編織藉口,是以政治手段干預經濟行爲,是虛偽的、不道德、不公平的霸凌行徑。

我們希望各國真正恪守公平競爭的市場原則,共同維護公平、公正、非歧視的市場環境,促進相關產業合作健康發展。

所以,在這樣糾結的情況下,他們慢慢長大,並開始主動承擔更多家庭責任:“這就像小時候是他們在保護我們,如今我們懂事了,換成我們來保護他們。呵護父母的內心,讓他們不要受到惡意的傷害。”

不過,當他們今天聚到一起談論起這些事時,除了感慨還有一份擔憂:因爲如今的英國,這樣歧視華人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小時候我們遇到這些事,我們的父母因爲口音被人歧視,我們還可以理解爲當時的華人不,他們就是對我們充滿好奇,也不懂得怎么去尊重我們。

但是这么多年過去了,華人已經越來越多,不熟悉什么的已經不是藉口了。”

深夜外賣:有時候顧客一個眼神,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不過,也不是所有人都帶有種族歧視的觀點。

作爲外賣兒女,幫家里看店的日子裏還會遇到一些有趣、特別的顧客。

Ying 就回憶道:“曾經我們有個忠實顧客,會在每周五晚上來到外賣店門口。

他只要敲敲店的玻璃門,然後對我豎起大拇指,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要送到哪里。”

Kaz 也表示,自己接外賣電話多年,光聽聲音就能分辨出很多顧客。

有時候如果超過一段時間,這些顧客一直不來點外賣,她們還會擔心:“天啊會不會是出事了”。

過段時間又看到了老顧客,她又會鬆口氣:“幸好幸好,他沒有出事”。

可以說,外賣兒女和那些熟客之間,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他們或許不知道對方的名字,卻能夠清楚地記得對方的口味,彼此之間有種不需要言明的默契。

要說這群華人兒女很平凡,但是他們的確又有着獨特的文化碰撞經歷;

但要說他們有多么特別,那些經歷似乎又讓我們感到些許熟悉:或許不是在英國,或許不是自己,但我們一定看到過像他們這樣的家庭。

父母努力地工作,經營一家小餐館,餐館里有忙前忙後幫廚的半大孩子,也有安安靜靜坐在小板凳上寫作業的小朋友。

在來來往往的客人中,在充滿煙火氣的炒菜聲音中,他們早早懂事,慢慢長大,小小年紀就開始幫助父母分憂。

也許因爲有了更多英國備受呵護的同齡小孩的對比,這些在外打拼的華人家庭的“外賣兒女”,才顯得格外特別。

對於自己的這種“特別”,這群在英國的外賣兒女表示非常感激:他們清楚自己的父母非常辛苦,每天可能要站着工作十多個小時,起早貪黑地工作,才能養活一家人。

雖然他們因爲忙碌常常不能陪在自己身邊,但是作爲孩子他們能感受到父母對自己全心的愛。

愛護子女、重視家庭的中國父母,拼盡全力給子女提供他們所能提供的一切。

他們付出所有,換來了子女的健康、平安,也收穫了子女的懂事、溫暖。

這樣與父母共進退的童年、青春,或許在如今重視兒童權益的環境中,看起來有一絲不妥。

但幸運的是,即便是辛苦,但在有愛的家庭環境下,這些孩子們最終也順利長大,成爲了能保護父母、保護自己,同時也溫暖善良的人。

也許,這就是全天下爲了子女努力工作的父母們,從子女們身上收穫到的最好的禮物吧。

無論這些孩子,是英國“外賣兒女”,還是如你我一樣依然還在努力工作,渴望給家庭更好生活的平凡的中國人、華人……